

書名 文選六十卷 慶長十二年活字印本
 撰者 梁昭明太子蕭統輯，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李周翰、呂向注
 卷 卷四十三
 內容分類 集-總集-文選-文選
 索書號 貴重-40
 編號 D7811200

卷四十三

文選卷第一

梁昭明太子撰

唐五臣并李善注

唐五臣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注

賦甲善改故甲乙並除存其首題以明舊式

京都

班固堅兩都賦二首善曰自光武至和帝都洛陽

洛陽故上此詞以諫和帝大悅也

兩都賦序

銑曰漢書云班固字孟堅扶風安陵人九歲能屬文至明帝時為蘭臺令史遷為郎後竇憲出征匈奴以固為中護軍憲敗帝免官死獄中明帝脩洛陽西土父老怨帝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811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貴重-40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本文選六十卷 慶長十二年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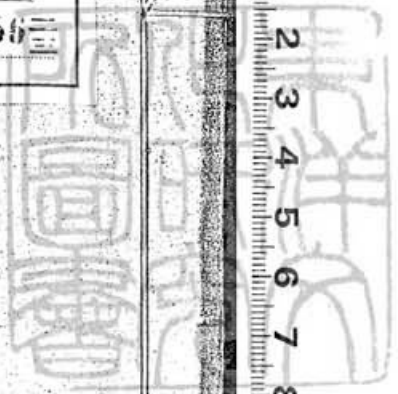
文選

廿二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2856

0 1 2 3 4 5 6 7 8 9 5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文選卷第四十三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書下

蘇叔夜與山巨源絕交書一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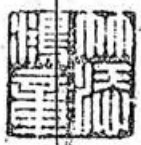
孫子荆為石仲容與孫皓書一首

趙景真與魯茂齊書一首

丘希範與陳伯之書一首

劉孝標重答劉秣陵沼書一首

劉子駿移書讓太常博士一首



孔德璋北山移文一首

與山巨源絕交書一首

善曰魏氏春秋曰山濤為選曹郎舉康自代康答書非絕

因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大將軍聞而惡焉

整叔夜

翰曰山濤為吏部郎欲舉康自代康怨不知已故作此書自言不堪流俗

而非湯武大將軍聞而惡焉

康白足下昔稱吾於潁川吾嘗

善本作常字

謂之知言

銑曰山

川太守時山濤謂康云康性行不堪職任

慳康之志故以吾知言也善曰稱謂說其情不願任也慳其素志故謂

知言也廣頌晉書曰山嶽守潁川密康文集錄注曰何內山嶽潁川山公族父莊子曰在屈堅聞之以黃帝為知音

然經怪此意尚未熟悉於足下何從便得之也

尚曰經常

常怪是下從何便得吾此心

善曰言

前年從河東還顯

宗阿都說足下議以吾自代

濟曰公孫崇字顯宗晉尚書郎阿都呂仲悌小名善曰

晉氏八王故事注曰公孫崇字顯宗燕國人為尚書郎務康文集錄注曰阿都呂仲悌東平人也康與呂長梯絕交

書曰少知阿都志力闕華

事雖不行知足下

善本有故字不知

之良以不行謂不許也不知謂不悉

足下傍通多可而少

怪輸曰傍通謂博通也

多可言多有許可也少怪謂少有

可少言有疑怪言寬容也周易曰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法言曰或問行曰旁通厥德李軌曰應萬變而不失其正者唯

乎通 吾直性狹中多所不堪偶與足下相知耳

銑曰直性

狹中謂不能容人也偶然相知非本意也

善曰偶謂偶然非本志也爾雅曰偶遇也郭璞曰偶值也 問聞

足下遷惕然不喜恐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

向曰問項也遷謂為大司馬也惕懼也庖人割牲體之人也尸主也祝謂祭時讀辭之人也言恐山濤羞為獨割引

疑

我以爲尸祝之助也。善曰：莊子曰：庖人雖不浴，庖尸祝不遊，樽俎而代之。手薦鑿善本：刀，湯

平之羶腥。濟曰：薦，進也。鑿，刀上銛也。漫汗也。羶，亦腥也。善曰：帝致以辱行，漫我高誘。呂氏春秋注曰：漫，汗也。故具爲足下陳其可否，吾昔讀

書，得并介之人，或謂無之，今乃信其真有耳。良曰：并，謂兼也。介，謂孤介自守也。言我昔讀書得古人有如此者，或謂無之，今信有耳，謂兼利而已自守也。善曰：并，謂兼善天下也。介，謂孤介自守也。

也。介謂自得無悶也。趙岐孟子章句曰：伯夷柳下惠，介然必偏，中和爲貴，性有所不堪，真不可

強，今空語同知有達人無所不堪，外不殊俗而內不失正，

與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翰曰：強，勸也。空語，謂虛也。虛說共知有通達之人，於世事無所不堪也。內謂心也。客恨也。言跡能同俗而心不失正道，與時同流而悔吝不生者，早言聞有如是人也。善曰：空語，猶虛說也。共知有通達之人，至於世事無所不堪，言已不能則而行之也。太

與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翰曰：強，勸也。空語，謂虛也。虛說共知有通達之人，於世事無所不堪也。內謂心也。客恨也。言跡能同俗而心不失正道，與時同流而悔吝不生者，早言聞有如是人也。善曰：空語，猶虛說也。共知有通達之人，至於世事無所不堪，言已不能則而行之也。太

與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翰曰：強，勸也。空語，謂虛也。虛說共知有通達之人，於世事無所不堪也。內謂心也。客恨也。言跡能同俗而心不失正道，與時同流而悔吝不生者，早言聞有如是人也。善曰：空語，猶虛說也。共知有通達之人，至於世事無所不堪，言已不能則而行之也。太

與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翰曰：強，勸也。空語，謂虛也。虛說共知有通達之人，於世事無所不堪也。內謂心也。客恨也。言跡能同俗而心不失正道，與時同流而悔吝不生者，早言聞有如是人也。善曰：空語，猶虛說也。共知有通達之人，至於世事無所不堪，言已不能則而行之也。太

與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翰曰：強，勸也。空語，謂虛也。虛說共知有通達之人，於世事無所不堪也。內謂心也。客恨也。言跡能同俗而心不失正道，與時同流而悔吝不生者，早言聞有如是人也。善曰：空語，猶虛說也。共知有通達之人，至於世事無所不堪，言已不能則而行之也。太

地

也。而周其波，周易曰：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老子莊周吾之

師也，親居賤職，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敢

短之哉。鏡曰：康讀莊老之書，故云師也。賤職，謂柱下史漆園吏柳下惠爲士師，東方朔爲侍郎，是安卑位，豈

敢短之，言不敢以四人居位下而非短之也。善曰：史記曰：莊子各用，嘗爲蒙漆園吏，列仙傳曰：季耳爲周柱下史，

轉爲守藏史，論語曰：柳下惠爲士師，漢書曰：東方朔著論，

設客難已位卑，以自慰喻，孟子曰：爲貧仕者，辭尊居卑，又

曰：位卑言高，罪也。又仲尼兼愛，不着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登

令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向曰：兼愛，謂兼物愛人，着

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是皆不欲富貴，而屈身濟

物也。善曰：莊子：仲尼謂老聃曰：兼愛無私，仁之情也。論語：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子張問：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

告新令尹，何忠矣，所謂達人。善本：無能兼善而不渝，窮則自得

而無悶濟曰古入窮故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而不變矣兼善天下又曰柳下惠遺佚而不怨厄窮而不憚以此

觀之故堯舜之君世許由之巖栖善本作接良曰堯舜為君於世許由隱於箕山

善曰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濡澤之中曰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箕山之下張外反論曰黃綺引身巖棲

南子房之佐漢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翰曰張良字子房佐漢破秦項接輿

隱者行歌不仕言堯舜子房安其兼并之善許由接輿守其介特之志揆度也所安不同度之一也善曰漢書曰

上封良為留侯行太子少傅事論語曰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仰瞻數君

可謂能遂其志者也魏曰數君堯舜已下也遂志謂遂本情也善曰賈逵國語注曰遂從也

故君子百行殊塗而同致循性而動各附所安向曰百行言多也君

子之行所趣各殊而同歸順性俱得其安也循順也善曰周易子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淮南子曰循

性而行或害或利論語識曰貧而無怨循性動也故有馳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

不反之論濟曰言仕者不出隱者不仕各有所短也善曰班固漢書贊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朝廷

之士入而不能出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二者各有所短也

志氣所託不可奪也良曰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臧辭曰聖達節次守節若為君非吾節也故季子慕之而不

仕司馬相如字長卿其親名之大子相如既學慕蘭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言此二人志氣所寄亦不可移奪改易

也善曰左氏傳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公將立子臧子臧去

之遂弗為也以成曹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能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史記曰

司馬相如字長卿其親名之大子相如既學慕蘭相如之名相如每有吾字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之想其

為人翰曰尚長字子平王莽時司徒王邑薦之固辭後遂入山隱也臺佟字孝威採藥自業隱於武安山終身

為入山隱也臺佟字孝威採藥自業隱於武安山終身

為入山隱也臺佟字孝威採藥自業隱於武安山終身

不出，慨息也。康自言，隱逸之志，故太息。想慕二子，為人也。

善曰：英雄龍臣，尚子平有道術，為縣功曹，休歸，自入山，搗

薪，賣以供食飲。范曄後漢書曰：尚子平，隱居不仕，性尚中

和，好通老易，尚向不同，未詳。又曰：臺修者，字孝威，魏郡人。

隱於武安山，鑿穴為居，采藥為業，終徒冬，少加孤露，母

兄見驕，不涉經學，性復踈，善本筋駑肉緩，銑曰：踈，慢；筋，懶。

寬緩，若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六悶癢，不能沐也。每

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轉，乃起耳。又縱逸來久，情意

傲散，簡與禮相背，癩與慢相成。向曰：傲，謂不恭；言性簡略，

老重增其放。濟曰：濟，輩，寬縱，攻擊也。莊老志，樂屢齊。故使

榮進之心，日積任實之情，轉篤此由禽鹿，少見馴育，則服

教制，長而見羈，則狂顧頓，纓赴蹈湯火。良曰：積，墜也；任，實。

以嘉肴，愈善本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翰曰：鑑，馬銜也。

論人過吾師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唯飲酒

過差耳。銑曰：師法，至大差失也。言每法嗣宗，不論人過之

不傷物者，物不能傷也。李尤孟錄曰：飲無求辭，終以相笑。

持之耳。向曰：禮法之士，謂何曾也。阮籍在司馬文王坐，持

言之四裔，文王曰：此子素羸，知其恐之，文王持為大將軍

言為何曾，以禮法糾繩如枕，難也。善曰：羸，盛晉謝朓。

荒唯 時

也。此康言，少自寬縱，長見羈束，雖有榮祿，終思隨逸。善曰：毛詩曰：蒹葭豐草，弗甫物也。阮嗣宗口不

楚辭曰：在顧南行，王逸曰：在猶遠也。雖飾以金鑣，饜

何曾於太祖坐謂阮籍曰卿在朝放曠敗禮傷教若不準
變王憲豈得相容謂太祖曰臣投之四裔以累王質太祖曰
吾當怒之善本亦不如嗣宗之賢而有慢弛之闕曰

弛緩闕失也善又不知人情暗善本作於機宜無萬石之

慎而有好盡之累良曰機者事之微也宜事也石奮有子

曾以謹慎著名康言我遇事便發不能忍慎如萬石也好

盡謂好盡發人之事發是以爲累也善曰漢書曰萬石

君石奮長子建爲郎中令奏事下建讀之驚恐曰書馬

者與尾而五今適四不足一獲譴死矣其爲謹慎雖他皆

如是又曰建奏事於上前即有可言弄人乃言極切又與

至廷見如不能言者好盡謂言則盡情不知避忌又與

事接疵釁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又人倫有禮朝廷有

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卧喜曉起而嘗

關呼之不置一不堪也翰曰疵病釁瑕倫理熟審也言我

久與人事相接則瑕釁日甚豈得

無患乎又加禮法自思至審必有不堪也就曰不堪不

可皆不中任用也漢置當關之職發曉即至門呼人使起

言康曉起爲吏呼之不放置放也善曰東觀漢記曰汝郁

車門臺置兩當關抱琴行吟弋釣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

妄動二不堪也危坐一時痺必不得搖性復多颯瑟把蒲

搔然已而當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向曰弋繳射

裏猶著也章服冠衣也上官尊臣也善曰管子曰少者

之事先生出入恭敬如有賓客危坐向師顏色無詐諱文

也痺濕病素不便書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机不
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久四不堪也濟曰
也机亦案也教不喜弔喪而人道以此爲重已爲未見怨
者所怨至欲中傷者良曰言不爲人所怨但多怨者及有
彼中傷者善曰言人於已爲未見

有矜怨之者、而終有所怨、乃雖懼又其切善然自責然性

不可化翰曰、懼終自警策也、化謂改變也、善曰、班固漢書惠帝贊曰、聞叔孫通之諫、則瞿然、晉灼曰、瞿音

欲降心順俗則詭故不情詭曰、詭詐也、言欲下意順人、則為詭之道、情不願為善曰

五不堪也向曰、咎也、譽美聲也、善不喜俗人而當與

之共事或賓客盈坐鳴聲聒耳囂塵臭處千變百技善本

在人目前六不堪也濟曰、言與流俗同事、則不奈此喧聒

繁其慮七不堪也良曰、執掌眾多兒、機事纏繞故事也、言

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間不止善曰、毛詩曰、或棲遲

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此其不可一也翰曰、湯與武王、以

肆直言遇事便發此甚不可二也疏曰、剛腸謂疆志也、肆

以促中小心之性統此九患不有外難當有內病寧

可久處人間邪向曰、統理也、九患謂上七不堪、二不可言

又聞道士遺言餌木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濟曰、

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捨善本作其

所樂而從其所懼哉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

良曰、行性也、懼謂畏上為不偏伯成子高全其節也翰曰

不喜之事天性本志也為不偏伯成子高全其節也翰曰

不喜之事天性本志也為不偏伯成子高全其節也翰曰

不喜之事天性本志也為不偏伯成子高全其節也翰曰

不喜之事天性本志也為不偏伯成子高全其節也翰曰

不喜之事天性本志也為不偏伯成子高全其節也翰曰

不喜之事天性本志也為不偏伯成子高全其節也翰曰

鞅

書曰、一日二日萬幾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間不止

公孔子立禮使人澆競故薄之、言非薄不止、剛腸疾惡、輕

則必會明於世則為禮教之人、不容我也、

慎言、以促中小心之性、統此九患、不有外難、當有內病、寧

可久處人間邪、我以補狹之心、理此數患、縱免外禍、亦當

也、病、又聞道士遺言、餌木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

謂得道之士也、餌食也、木黃精、藥名也、善曰、善游山澤

頤篇曰、餌食也、本草經曰、木黃精、久服輕身延年、

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捨、

所樂而從其所懼哉、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

良曰、行性也、懼謂畏上為不偏伯成子高全其節也、

不喜之事、天性本志也、為不偏伯成子高全其節也、

不喜之事、天性本志也、為不偏伯成子高全其節也、

在

子高堯舜時諸侯及禹位退耕於野禹問曰何也子高曰
 曰今有賞罰是刑自此始也耕而不獲禹曰難化矣乃不
 備之是也全節也善曰莊子曰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
 諸侯堯投舜舜投禹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禹往見之
 則耕野野禹趨就下風而問焉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
 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則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
 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耕而不顧仲尼不假蓋於子夏護其短也
 孔子曰
 將出而天雨門人曰商有蓋請假焉孔子曰商為人短於
 財吾聞與人交者推長而遠短故久吾非不知商有蓋恐
 不借而欺其隨也護助也善曰家語曰孔子將行雨無
 蓋門人曰商也有焉孔子曰商之為人也蓋短於財吾聞
 與人交者推其長者建其短者近諸葛孔明不偪元直以
 入蜀向曰徐庶與諸葛亮非曹公為曹公所破徐庶之母
 業者以此一寸之地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
 別以請曹公且先主許之言孔明不偪者謂孔明奉先主
 之命亦不逼留之孔明亮字也元直庶字也善曰蜀志
 曰穎川徐庶字元直曹公來征先主在楚聞之率其眾南

此

北

行亮與徐庶並從為曹公所追破庶母見獲庶辭先主而
 指其心曰本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提方寸之地也
 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
 從此別遂請曹公魏略曰庶名福華子魚不強幼安以
 卿相濟曰強勸勉也華敬舉管寧寧遂將家屬海還郡
 善曰魏志曰華敬字子魚平原人也文帝即位拜相國黃
 初中詔公卿舉獨行君子敬舉管寧帝以安車徵之又曰
 管寧字幼安北海人也華敬舉寧寧遂將家
 屬濟海還郡詔寧為太中大夫固辭不受此可謂能相
 終始真相知者善本有也足下見直木必不可以為輪曲者
 必無必不可以為桶蓋不欲以枉其天才令得其所也故
 四民有業各以其善本作志為樂良曰謂上禹仲尼諸葛
 未相知也天才謂質性直者不可曲任曲者不可直任輪
 輞也桶掾也四民士農工商也言為者各樂其得志善
 曰管子曰士農工商唯達者為能通之此似無本足下度

內耳不可自見好章甫強越人以文冕也

翰曰言人各有所樂唯達者可

知故云度內耳章甫履冠也越國之人斷髮為節不用文冕豈可以己好而強使著之言此喻不好爵祿也善曰

莊子曰宋人貧章甫而適越越人斷髮文身自以自以善本無無所用之司馬彪曰敦漸也章甫冠名也

已嗜臭腐養鴛鴦以死鼠也

銑曰鴛鴦鳳也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豈可以已嗜臭

爛而以死鼠養鴛鴦言此譏儔也善曰莊子曰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發代子相於是惠子恐

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名鴛鴦子知之乎夫鴛鴦雖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而不止非竹

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鴛鴦得腐鼠鴛鴦過之仰天而視之曰嚇全子發以子國嚇我邪吾項學養生

之術方外榮華去滋味游心於寂漠以無為為貴縱無九

患尚不顧足下所好者

向曰術法也外疎也滋味美味也寂漠安靜也無為無事也言我好

養生疎榮華縱無九患亦不顧足下所好榮華也善曰高誘呂氏春秋傳曰好猶賤也莊子曰夫恬惓寂寞虛無

頃

無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篤也又有心悶疾頃轉增篤私意自試必

無必不能堪其所不樂濟曰頃時已來疾病增篤自度必不能堪而行之自卜已審若道盡塗窮則已耳足下無

事究之令轉於溝壑也良曰言我自史以審定也道盡塗窮謂死也宛猶在屈也溝壑坑也

善曰左氏傳曰侍者謂楚王曰老而無子知擠於溝壑矣吾新失母兄之歡意常悽切

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況復多病顧此悽悽力如

何可言翰曰歡愛也悽悽悲恨也善曰晉諸公譜曰康

韓獻子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鄭玄禮記注曰女子以許嫁為成人廣雅曰悽悽悲也今但願守陋

巷教養子孫時時善本有時字與親舊敘離善本無闊陳說平

生濁酒一盃蹕琴一曲志願畢矣足下若黜了之不置不

也

漬

過欲為官得人以益時用耳足不舊知吾潦倒癯踈不
 事情自惟亦皆不如今日之賢能也若以俗人皆喜榮華
 獨能離之以此為快此最近之可得而善本無言耳向曰
 置之也言憫我不止致為官求人益國利時也我則踈
 又不如當代賢能矣子言俗人皆喜榮華我獨以離榮為
 快此最近我情也可得言耳善曰踈踈音義與踈
 同言俗人皆喜榮華而已獨能離之以此為快此最近已
 言之耳然使長才廣度無所不淹而能不營乃可貴耳
 濟曰若取其大度量之人無所不包而又不求富貴乃可
 重也言我則多病非為有大才也善曰鄭玄禮記注曰
 淹復也若吾多病困欲離事自全以保餘年此真所之耳良
 矣也若我病困離俗自全真性之所乏短不同長才廣度之
 士而不營求善曰言已離於俗事以自安全保其餘年
 此乃真性之所乏耳非如
 長才廣度之士而不營之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若趣平

欲其登王塗期於相致時為歡善本作權字益一旦迫之必發

其狂疾自非重怨不至於此也翰曰黃門關人也本絕陽

天子殿陛也相致謂其職任也是時必以為為野人有快炙

背而美芹子者欲獻之至尊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疏矣疏

善注又曰言雖有愛心而遠於事理區區變也善曰列子

曰宋國有田父常衣濕屨至春自暴於日當爾時不知有

廣夏陳室懸鏡狐貉顧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之以

獻吾君將有賞也其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井泉莖芹

於腹衆哂之李陵書曰孤負陵區區之意願足下勿似之

其意如此既以解足下并以為別誓康白向曰解謂解足
 為石仲容與孫皓書一首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石苞字仲容大將
輔政都督揚州諸軍事進位征東大將

致

軍又曰太祖遣徐劭孫郁至吳將軍石苞令孫楚作書與孫皓勸至吳不敢為
通五臣
注同

孫子荆

苞白蓋聞見幾善本而作周易所貴小不事大春秋所誅

良曰幾者事之微也貴重也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左氏傳曰楚之伐鄭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

信兵亂日至亡無日此乃吉凶之萌兆榮辱之所由生善本

矣謀討也善同良注作也是故許鄭以銜璧全國曹譚以無禮取滅翰曰兆見

榮辱在於見機也餘同善注又曰鄭伯非銜璧然以同降故連用之善曰左氏傳楚子圍許蔡侯將許偃公見楚

子於武城許男面縛銜璧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王親釋其縛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

之又曰楚子圍鄭克之鄭伯肉袒牽羊於楚以逆王曰其君能下人退三十里而許之平又曰晉公子重耳奔狄及

曹曹共公聞其駢脅發觀其裸浴簿而觀之及即位晉侯

師滅譚譚無禮也載籍既記其成敗古今又著其愚智

矣不復廣引辭類崇飾浮辭說曰載籍謂史籍也著明也

也傳虛也言史籍所記非飾虛辭也善曰鄭荀以夸大

為名更喪忠告之實也善本無今粗論事勢以相覺悟昔

炎精幽昧歷善本數將終向曰夸奢喪失粗鹿悟明也漢

道也歷數錄籍也終盡也善曰論語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東觀漢記曰漢以炎精布澤或幽而

光尚書曰天之相靈失德災釁並興豺狼抗爪牙之毒生

人陷塗炭之艱濟曰言相靈失道災釁並起也豺狼惡獸

皆如陷於火而難苦也善曰孝相孝靈漢二帝也漢書

謂策曰大禹能亡失德漢書文謂孫寶曰豺狼當路尚

杜

茶五臣
作塗

子

書曰夏有昏德民墜塗於是九州絕貫皇綱解紐良曰貫
 炭茶與塗古字通用結也言九州之事斷絕而皇王綱絕解其結也善曰周
 禮曰職方乃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答實戲曰廓帝紘使
 皇四海蕭條非復漢有大祖承運神武應期翰曰四海四
 遠兒太祖魏武帝也言太祖有神武之德而應期代漢運
 也善曰春秋緯曰五德之運各象其類宋均曰運錄運也
 周易曰古之神武不殺者夫河
 圖閻苞受曰弟威苗裔出應期征討暴亂克寧區夏善曰
 謂表紹董阜之徒克能寧安也善曰協建靈符天命既集向曰
 善曰尚書曰用肇造我區夏也
 也靈符謂神靈之瑞符也集會也言天命與人相會也
 善曰曹植大魏篇曰大魏應靈符天祿乃始毛詩曰有命
 既集遂廓洪基奄有魏域善曰植魏德論曰武剗洪基克光厥德
 毛詩曰奄善曰土則神州中岳器則九鼎猶存良曰神州洛陽
 有四方善曰九鼎九州之金鑄鼎也存在也鼎可烹故云器善曰河
 圖按地象曰崑崙東南地方五千里各曰神州中有五岳

地圖帝王居之左氏傳王孫備曰成世載淑美重光相襲
 王定鼎於郊廓史記曰秦取周九鼎

固知四隩之攸同天下之壯觀也翰曰載則淑善也重
 四隩四方也攸所也壯觀謂壯大觀望也善曰國語祭

公謀父曰奕世載德尚書王曰昔我君文王武王宜重光
 新序孔子曰聖人雖生異世相襲若規矩尚書曰九公孫
 刑攸同四隩窺宅封禪書曰此事天下之壯觀也

淵承藉父兄世居東裔疏曰淵遼東侯度之子康之弟故
 云承藉父兄裔遼國也善曰魏

志曰公孫度字叔濟本遼東襄平人度知中國擾攘自立
 為遼東侯度死子康嗣位康死子晃淵等皆小眾立兄子
 恭為遼東太守淵脅奪恭位景初元年殺善曰擁帶燕胡憑陵

險遠講武盤桓不供職貢向曰擁恃也燕胡匈奴也憑依
 陵乘也盤桓不進兒言恃險遠

不修職貢善曰左氏傳子產曰今陳介恃楚喪憑凌樊
 邑國語說文公曰古者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周禮曰制其
 職各以其所能制其貢各以其所有家語孔子內傲帝命
 曰古者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所以無忘服也

外通南國，乘桴滄流，交酬善本作貨賄葛越布於胡土，貂

馬延乎吳會也。酬報也。葛越草布也。出於吳、胡土地。方也。

貂鼠皮也。言公孫淵與孫皓以方物相連結也。善曰：魏志曰：公孫淵遣使南通孫權往來，贈遺雜貨，張彌許晏等

齎金玉珍寶，立為燕王。論語子曰：乘桴浮于海，孔安國尚書傳曰：草服葛越。魏志曰：夫餘國出名馬，貂狝，自以

為控絃十萬，奔走足用，信能右折燕齊，左振扶桑，陵轢沙

漢南面稱王善本有也。宗良曰：控絃引弓之士也。燕齊

陵乘，轢踐也。言淵恃此威力，故稱燕王。南面以自尊也。善曰：漢書匈奴傳曰：控弦之士三十餘萬。山海經曰：湯谷

上有扶木，扶木者扶桑也。史記曰：楚靈王兵強，凌轢中原。說文曰：漠，北方流沙也。漢書李陵歌曰：經萬里兮度沙漠。

周易曰：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宣王薄伐，猛銳長驅，輸曰：宣王司馬懿也。

宣王征淵，斬淵傳首洛陽。戰國策曰：樂毅輕卒銳兵，長驅

至師次遼陽，而城池不守，桴鼓一震，而元凶折首，銑曰：次

陽縣名，不守謂不能監守也。桴，打鼓也。震動元大凶惡也。折首猶斬首也。善曰：僕書曰：遼東郡有遼陽縣，左氏傳

曰：接桴而鼓，周易曰：有嘉折首，獲非其醜。然後遠跡疆場，亦列郡大荒。

也。言魏斬公孫淵，乃遠開邊疆，置郡邑於大荒也。善曰：史記樂毅書曰：吳王遠迹至郢，班固漢書述曰：列郡祁連

山海經有大荒，收離聚散，咸安其居，民庶悅服，殊俗款附。

謂異國也。言皆送款誠，附我魏國也。善曰：毛詩序曰：萬民離散，不安其居，尚書曰：萬姓悅服，龜秦論曰：餘威震于

殊，自茲遂隆，九野清泰，良曰：九野，八方中央也。言此之盛

謂一者上通九天，下貫九野。東夷獻其樂器，肅慎貢其楛

矢，曠世不羈，應化而至，翰曰：樂器謂樂舞之器也。肅慎國

靡者皆應我皇之化而至也。善曰：范曄後漢書曰：東夷自少康已後，世服王化，獻其樂舞。魏志曰：常道鄉公景元

東夷自少康已後，世服王化，獻其樂舞。魏志曰：常道鄉公景元

三年肅慎國遣使重譯來貢長三尺五寸三十張括矢
長一尺八寸石砮三百枚崔實本論曰孝宣帝方外交納
單于稽顙來朝百魏魏蕩蕩想所具聞也善本無也宋銑
丑不羈之勇也魏魏蕩蕩想所具聞也善本無也宋銑
帝德廣遠也魏魏蕩蕩想所具聞也善本無也宋銑

吳之先主起自荊州遭特擾攘播潛江表向曰獲獲亂也
時亂播遷九江外也表外也善曰吳志曰董卓專朝政
孫堅亦舉兵荊州討卓引軍還住魯陽范曄後漢書馮衍
上疏曰遭擾攘之際劉備震懼亦逃巴岷也巴岷蜀二山名
善曰蜀志曰益州牧劉璋迎先主入益州至涪璋勸諸
將勿復關通先主大怒進圍成都璋降先主領益州遂
依丘陵積石之固三江五湖浩汗無涯假氣游魂迄于四

紀為良曰積石之固謂蜀多山也三江五湖之水浩大無涯
二年曰紀善曰張載劍閣銘曰叢叢梁山積石岷峨漢
書曰吳有三江五湖之利也魏明帝善哉行曰權實堅子

國自謂三分鼎足之勢可與泰山共相終始蜀曰二邦吳
扇動併力以繫中國自謂與中國為鼎足之形言持久可
與大山齊其終始也善曰漢書合從連衡力政爭強毛

詩曰叔兮伯兮唱予和汝漢書曰副通說韓信曰方今相
足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戰國策呂不韋曰其寧泰山相

國晉王輔相帝室文武相相志厲秋霜魏以輔佐也帝室
應變無窮獨見之鑒與眾絕慮無盡思慮絕於眾人也

善曰孫子曰夫未戰而廟勝得算多者也又曰善出奇主
正者無窮如天地春秋元命苞曰明王獨見四海歸往主

上欽明委以萬機濟曰萬機萬事也善曰魏志曰陳留
公卿議迎立尚書曰放長轡遠御妙略潛授偏師同心上

助欽明萬機已見上文

文選卷四十三

文選卷四十三

下用力稜威奮伐彌善本作入其阻良曰長轡遠御謂有

振彌深也入阻謂入蜀險阻也廣曰威稜奮乎鄰國毛詩曰衆入其阻哀荆之旅毛萇曰

深深也音彌并敵一向奪其膽氣謂曰兵法曰并敵一向千里

將士之膽氣也善曰兵法小戰江介則成都自潰懼兵

劔閣則善本作姜維面縛魏曰介間也成郡蜀郡也潰謂

也姜維蜀將也面縛請降魏將鄧艾也善曰魏志曰景

先登至江介西蜀備將軍岑崧瞻列陣待艾艾遣子惠唐

守劔閣雖會維等聞膽已破以其衆東入巴劉禪請艾降

勤維等令降於會維請會降商君書曰小戰勝遂北無

地五千列郡三十師不踰時梁益肅清向曰平蜀之後置

各肅清謂平定也善曰使竊號之雄稽顙濟曰

之雄謂劉禪也稽顙謂首至地也善曰魏志曰魏魏關門也善

重錦充於府庫良曰球琳玉名重錦美錦也充備也言備

備侯夫人重善曰夫魏滅虞亡韓并魏徒此皆前鑒之驗後事

之師也翰曰晉滅魏次於虞秦并韓而魏徙居大梁此

善曰左氏傳曰晉滅魏魏公醜奔京師遂襲虞滅之魏虞

其王請降戰國策張孟談謂趙又南中呂興深觀天命蟬

蛻梳內附善本作願為臣妾呂興曰南中嶺南也交趾郡吏

太守及兵是觀天命也背亂向理如蟬之蛻皮也善曰

臣委外失輔車唇齒之援內有毛羽零落之漸向曰輔車

策 妾

文選卷四十三 十五

蜀相寶猶陪乘之與脣齒也外失謂蜀亡也內漸謂呂興
叛吳降魏亦如鳥之毛封零落也援助也善曰左氏傳
官之音曰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而徘徊危國莫延日月此猶魏武侯

却指河山以自疆善字不作大殊不知物有興亡則所美非
其地也濟曰危國謂吳也魏武侯與吳起浮西河至中流

不在險若君不脩德則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也武侯曰善
此言吳王恃險自疆不知滅亡之將至也善曰已見濟
注方今百僚濟濟僨又盈朝虎臣武將折衝萬里良曰僚

撰衝突也言武之盛可以衝突萬里善曰尚書曰百寮
師師又曰俊又在官毛詩曰進厥虎臣關如號虎晏子春
秋孔子曰不出罇俎之間而國富兵彊善本六軍精練思

復翰飛飲馬南海翰曰練擇也翰高飛也為將伐吳故云
楚國富兵強毛詩曰翰飛戾天鄭玄曰翰高也李陵與蘇
武書曰陵當為單于畜兵養士循先將軍之令將飲馬河

洛收珠南海自項國家整治器械銑曰備兵仗也善曰禮記
也兵甲脩造舟楫簡習水戰伐樹北山則太善本行木盡向

伐斫也太行山名言斫伐以備舟楫木盡者廣言以魯濬
之善曰高誘呂氏春秋注曰太行山在河內野王縣北濬

決河洛則百川流通善本作樓船萬艘蘇勞則善本無千里
相望濟曰樓深也樓亦船也樓亦船之總名善曰尚書

自剡木以來舟車之用未有如今善本有之盛者也良曰
剡木為舟言我以水陸並進其盛如此也善曰周易曰黃帝堯舜剡木為舟驍勇百萬畜

力待時役不再舉今日之謂也善本無也字驍勇百萬畜
必平也善曰六韜太公謂武王曰聖人興兵為然主上

春眷未便電邁者以為愛民治國道家所尚銑曰眷眷迴
天下除患去賊非利之也故役不再籍一舉而畢

甯邁言急也。愛惜人命不致害國。是至道之崇城自善本

守甲文王退舍。向曰。文王聞崇侯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

見向往。故先開示大信。喻以存亡。殷勤之旨。往使所究。若

能審識安危。自求多福。則亡往去。究盡也。言能識安危而

補臣。是求多福也。善曰。毛。蹙然改容。祇承往告。良曰。蹙

書曰。陸賈諫尉陀。陸於是蹙然起坐。謝賈補臣。奉漢約。

追慕南越嬰齊入侍。翰曰。南越王胡立。漢使嚴助往諭。因

使。北而稱臣。伏聽告策。則世祚江表。求為藩輔。善曰。策

能稱臣。聽所告之書。則求世有福於江外。長為諸侯。藩輔

北而也。答君也。左氏傳。王豐報顯賞。隆於今日矣。若侮慢

陀陀

策策

不式王命。然後謀力雲合。指麾風從。向曰。豐多也。言能臣

常曰。濟曰。式。用也。命。教令也。言若輕慢不用我。魏之教令

謂張嬰曰。大兵雍益二州。順流而東。青徐戰士。列江而西。

荆揚兗豫。爭驅八衝。征東甲卒。虎步秣陵。翰曰。雍益青

並州名。征東。將軍石苞自謂也。秣陵。吳郡名。此說征討之

勢。以驅之也。善曰。征東。即石苞也。李陵詩曰。幸託不肖

軀。且當猛虎步。漢書。爾乃皇輿整駕。六師徐征。羽校燭日

旌旗流星。旌旗也。畫星。辰於上。故云流星。善曰。羽鳥羽

也。漢書。高祖曰。吾以羽游龍。曜路歌吹盈耳。尺曰。龍。武王

誅商。萬國咸喜。前歌後舞。曜路盈耳。騎樂之盛也。善士

卒奔邁。其會如林。善曰。尚書曰。受率其旅若林。煙塵俱起

震天駭地，涓賞之士，鋒鏑爭先，忽焉善本作然一旦身首橫

分，宗祀屠覆，取誠萬世，引領南望，良以寒心濟曰：震動駭

貪賞也，既兵爭先也，屠戮也，寒心痛心也。善曰：左氏傳

夫治膏肓者必進苦口之藥，決狐疑者必告逆耳之言

良曰：膏心下也，肓膈上也。言理此病，必須服苦口之藥也。

史定也，狐疑不定也，逆耳謂忤己之言也。善曰：左氏傳

曰：晉景公夢疾為二豎子，一曰居肓之上，一曰居肓之下

若我何，史記曰：沛公入秦宮，樊噲會諫，沛公不聽，張良曰：此

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願公聽樊噲言，楚辭曰：心猶猶豫而狐疑，如其迷謬，未知所投

恐俞附見其已因扁鵲知其無功也翰曰：謬誤，投歸也，俞

也，凡病則良醫見其可療，及入骨髓則良醫雖聖，亦無功

也，言吳國有危亡之疾，今用我言而歸服，保全首領，是猶

可療也，若傲慢恃險，不即從化，則猶疾入骨髓，雖發思療

亦無功也。善曰：列子曰：揚朱之友曰季梁，得病，七日大

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季梁曰：良醫也，且食之，史記

魏中庶子曰：上書之時，醫病不以湯液，又曰：扁鵲過齊，相

無疾，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間，不療將深，相

侯不應，後五日扁鵲復見，望相侯而走，相侯使人問其故，

扁鵲曰：疾其在骨髓，雖司命無奈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

請也。後五日相公體痛，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相侯遂

死。郭璞移天子傳注：曰：僅乳汁也，竹用切。

勉思良圖，惟所去就統曰：圖謀也，言勉力思其善謀，在為

弗良圖，曹子曰：君善曰：左氏傳：令尹子常曰：敢

子慎其所去就，石苞白

與蔡茂齋書一首

趙景真翰曰：于寶晉紀云：呂安字仲博，東平人

也。時太祖遂安于遠郡，在路作此書與

蔡康，安子紹集云：景真與茂齋書，且晉紀國

而

列子曰

以太祖惡安之書又父與康同誅懼時所疾
 故移此書於景真考其始末是安所作故以
 安為定也善曰舊紹集曰趙景真與從兄茂
 齊書時人誤謂呂仲悌與先君書故具列本
 末趙至字景真代郡人州辟遼東從事從兄
 太子舍人蕃字茂齊與至同年相親至始請
 遼東時作此書與茂齊干寶晉紀以為呂安
 與趙康書二說不同故題云景真作書曰安

安曰昔李叟入秦及關而歎梁生適越登岳長謠向曰叟
 老子也梁生鴻也岳即祁山也善曰揚朱南之節老聃
 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梁而過老子老子中道仰天歎曰始
 以彼為可教今不可教也揚朱曰請聞其過老子曰雖非
 而所打而誰與居范曄後漢書曰梁鴻字伯鸞扶風人也
 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邙兮噫顧瞻帝京
 兮噫官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蕭宗
 閣而非之求鴻不得居齊魯之間又去適吳然老子之歎
 不為入秦梁鴻長謠不由適越且復以至郊為及關外邙
 為登岳斯蓋取夫以嘉道之舉適懷戀恨況乎不得已者
 意而略文也

且 且

哉說曰嘉道者隱也謂老子梁鴻也戀恨謂數及謫惟別
 也不待已謂被遷也善曰周易曰嘉遯貞吉

之後離群獨逝善本作遊字背榮宴辭倫好經迥路涉沙漠雜

鳴善本作鳴雞戒且則飄爾晨征濟曰遊往倫輩也涉沙漠安流

善曰燕禮曰燕小臣戒盟者鄭玄曰警戒告日薄西山則

馬首靡託善曰薄近靡無也言日沒車馬之首無所託也

者偃曰唯余尋歷曲阻則沈思紆結乘高遠眺則山川悠

隔或乃迴飈狂厲白日寢光崎嶇交錯陵隰相望徘徊九

臯之內慷慨重臯之巔翰曰騰急風也厲猛也寢隱也崎

失志兒臯山巔上也善曰毛詩曰鶴鳴九臯進無所依退無所據涉澤求蹊披

榛覓路嘯詠溝渠良不可度斯亦行路之艱難然非吾心

絃此

之所懼也、銑曰、蹊徑也、棲密林也、言雖艱難、吾至若蘭

傾頓、桂林移植、根萌未樹、牙淺、絃急、常恐風波潛駭、危機

密發、斯所以怵惕於長衢、按轡而歎息者也、銑曰、蘭、蘭香

木也、以喻君子、傾頓、移植、自謂也、根萌未樹、謂危也、牙、

牙、絃弓、絃言風波、急則根易傾、牙淺、絃急、則機易發、此喻

難邪、為忠正之風、擊也、林、惕驚、兇、衢、道也、善曰、喻身之

也、本或有於長衢之下、又北土之性、難以託根、投人、夜光

鮮不投、劍也、以暗投人、不知者必懼而投、劍、善曰、鄒陽

上書曰、夜光之璧、以闇投人、不知者必懼而投、劍、善曰、鄒陽

人於道、眾人莫不投、劍也、今將植橘、補於玄朔、蒂華、獼於

脩陵、表龍章於裸壤、奏韶武、善本作於輦、俗固難以取貴

矣、良曰、橘、柚木名、生於南方、華、籜、蓮也、生於水、龍章、表、龍

之服也、裸、壤、不衣之國也、韶、舜樂、武、武王樂也、輦、俗耳

病之人、不貴音也、言此、四者、各失其宜、故難以為美也、玄

朔、北方也、脩、陵、高阜也、善曰、龍、表、龍之服也、章、章甫之

冠也、裸、壤、文身也、莊子曰、宋人負草、甫用、適、諸越、越人、斷、夫

髮、文身、無所用之、又有吾曰、華者、無以與乎、鍾鼓之聲、夫

物不我貴、則莫之與、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翰曰、不我貴

言北土不貴我、則當傷我也、善曰、周易曰、無飄飄、遠游之

交而求、則人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飄、飄、遠游之

士、託身無人之鄉、惣轡、遐路、則有前言之艱、懸鞍、陋宇、則

有後慮之戒、銑曰、飄、飄、謂羈旅也、無人之鄉、謂人所徒處

徒路

也、後慮、謂蘭、蘭、傾頓、之事、戒懼也、善曰、前言之艱、謂經

迥路、涉沙漠以下也、後慮之戒、謂北土之性、難以託根、以

下、朝霞、啟暉、則身疲於遙征、向曰、啟、暉、謂明也、遙、遠、征、行

也、善曰、蔡琰詩曰、遙征、行

還、太陽、戢、曜、則情劬於夕惕、濟曰、太陽、日也、戢、斂、也、斂、曜

正、晉曰、日、太陽、也、周易曰、夕惕、若厲、肆、日、平、隰、則、遠、廓、而、無、覩、極、聽、脩、原、則

淹寂而無聞，吁其悲矣！心傷悴矣，然後乃知步驟之士，不足為貴也。若迺顧景善本作中原，憤氣雲踊，哀物悼世，激

情風烈，龍睇大野，虎嘯六合，猛氣紛紛，雄心四據。良曰：遠

修長淹久，悴憂也。步驟謂驅馳行役之人也。言已自經此，乃知不足貴也。顧景，忍時不垂未也。憤感悼傷，傲急烈猛。

喻現也。紛紜多也。雄心，四據謂威德盛也。善曰：阮元瑜為曹公與孫權書曰：大丈天雄心，能無憤發。思躡

雲梯橫奮八極，披艱掃穢，蕩海夷岳。翰曰：公輸作雲梯，以

也。橫奮謂掃橫奮振也。八極，八方也。披散也。言將散艱難，掃凶惡也。蕩滌，夷平也。善曰：田邑與馮衍書曰：發掃太

北海，蹴崑崙使西倒，蹋大山令東覆，平滌九區，恢廓善本

宇宙，斯亦吾人善本無之鄙願也。銑曰：崑崙，大山。喻權

州也。恢，大。廓，空也。宇宙，謂天地也。鄙，小也。善曰：九區，九區。時不我與，垂

翼遠逝。向曰：垂翼，謂不遂志也。逝，往也。遠逝，謂徙也。善

有攸。銖，鉅。靡，加。六，善本作。翻，摧。屈，自非知命，誰能不憤悒。

者哉。濟曰：銖，鉅也。言不加銖，而六翻自摧，屈也。吾子植

根芳苑，擢秀清流，布葉華崖，飛藥雲肆。良曰：植生也。生於

出，喻植。康承家世，德盛而生也。擢出也。言康道德如草之

也。俯據潛龍之淵，仰蔭游善本作鳳之林，榮曜眩其前，豔

色餌其後，良儔交其左，聲名馳其右。翰曰：潛龍，游鳳，喻君

榮，曜，喻富貴也。眩，感。豔，美。翰曰：潛龍，游鳳，喻君

從容顧盼，綽有餘裕，俯仰吟嘯，自以為得志矣。銑曰：期，期

優也。吟嘯，自得志兒。豈能與吾同大丈夫之憂樂者哉。

天

惑

去矣。哲生求離隔矣。兢兢善本作兢兢字飄寄臨沙漠矣。悠悠三

千路難涉矣。攜手之期。邈無日矣。思心彌結。誰云釋矣。無

金玉爾音而有遐心。向曰：兢兢猶單獨也。濟曰：悠悠長

存斷金。良曰：胡在北，越在南，言相去遠也。金雖堅剛，人同

也。肝膽胡越也。周易曰：各敬爾儀。敦履璞沈。翰曰：儀善敦

何云。銑曰：繁多華盛也。言自多其盛而為流蕩者，君子

與陳伯之書一首。善曰：劉璠梁典曰：帝使呂僧珍

之歸于魏，為通散常侍。何之元梁典云：天

監五年前平南將軍陳伯之，以其眾自壽

陽歸降，不書伯之前史失之。

梁史以為丘遲與伯之書。

丘希範。向曰：梁中將軍陳伯之初仕齊，齊東

乃降梁，至是以眾降。

魏故遲與此書以喻之。

遲頓首陳將軍足下。無恙。幸甚。幸甚。將軍勇冠三軍，才為

世出。濟曰：恙憂也。冠首也。言勇可以為三軍首也。才謂文

書曰：陵先將軍功畧蓋天地，義勇冠三軍，蘇武

奔李陵書曰：每念足下才為世生，器為時出。

小志慕鴻鵠以高翔。良曰：鷹雀小鳥也。鴻鵠大鳥也。奔小

貴無相忘，庸者笑而應之。若為庸耕，何富貴也。陳涉太息

曰：嗟乎！鸞雀安知鴻鵠之志哉。昔因機變化，遭遇明主。

也。明主即武帝也。善曰：劉璠梁典曰：高祖得陳虎牙，

主獲隆厚，加禮賜，使致命江州刺史陳伯之，伯之虎牙父

也。蘇隆還稱伯之許降，乃遣鄧元起，立功立事，開國稱孤。前驅逼之，伯之聞師近，以應義師。魏曰：事職也。開國謂為江州刺史也。同侯王例，故稱孤。寡以賤為稱也。善曰：延篤與張奐書曰：烈士殉名，立功立事。周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朱輪華轂，擁旄萬里，何其壯也。向曰：朱輪華轂，謂以丹漆飾之也。擁持也。旄，幢也。萬陽令乘朱輪華轂，班固派邪山祝文曰：杖節擁旄，征入伐。數荀悅漢紀曰：今之州牧、號為萬里。漢書樊噲說高祖曰：始陛下定天下，何其壯也。天如何一旦為奔亡之虜，聞鳴鏑而股戰對穹廬，以屈膝，又何劣邪。齊曰：奔亡之虜，謂降魏也。鳴鏑，音義。向曰：人故曰穹廬。善曰：漢書曰：冒頓乃作為鳴鏑，音義。曰：箭鏑也。如今鳴箭，史記曰：魏勃退立股戰。漢書烏孫公主歌曰：穹廬為室兮，旄為牆。音義曰：穹廬，旄帳也。喻巴蜀文曰：交臂受事，屈膝請和。漢書樊噲曰：今天下已定，又何張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內審諸已外受流。

言

良曰：去謂之魏，就謂歸國。際謂交會之間也。他異審詳也。流言反間之言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君子必審諸

已。然後任尚書曰：沈迷猖蹶，以至於此。前曰：沈迷，迷或猖。管叔乃流言於國。沈迷，猖蹶也。言惑亂

使行至於此也。善曰：劉公幹雜詩曰：沈迷領簿書，回回自昏亂。蜀志先主謂諸葛亮曰：孤遂用猖蹶，至于今日。志

猶未。聖朝赦罪責功，棄瑕錄用，推赤心於天下，安反側於

萬物。魏曰：聖朝梁也。責求也。用謂可施行也。言聖朝推赤心於天下，不疑滯於物也。善曰：鄒潤甫為諸葛亮

答晉王令曰：高世之君，赦罪責功，略小收大。吳志陸瑁與暨豔書曰：此乃漢高棄瑕錄用之時也。東觀漢記曰：上破

銅馬等，封降賊渠率，諸將未能信，賊亦兩心。上勅降賊各歸營，勒兵待上，輕騎入，按行賊營，賊將曰：蕭王推赤心置

人腹中，安得不効死。又曰：漢兵破邯鄲，誅王郎，收文書，得人。吏人訪數，公言可擊者數千章，公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

安。自此善本無將軍之所知，非善本作假僕一二談也。善

長楊賦曰：漢嘗倦朱鮪涉丁血於友于，張繡刺刃於愛子。談不能一二其詳。

漢主不以為疑，魏君待之若舊。說曰：殺人流血，曰涉友于。

陽光武令岑彭誘鮪使降，鮪以嘗謀殺光武，兄弟伯叔，怕不殺降。光武使人謂曰：建大事，不忌小怨。今降，官爵可保。

況誅罰乎？魏王曹操與張繡戰於宛，長子昂被繡流矢所中，繡後降曹公，封為侯，刺繡也。刃箭鏃也。善曰：謝况後漢書曰：光武攻洛陽，朱繡守之，上令岑彭說繡曰：赤眉已得長安，更始為胡殷所反，害今公誰為守乎？繡曰：大司徒公被害，繡與其謀，誠知罪深，不敢降耳。彭還白上，上謂彭復往明曉之，夫建大事，不忌小怨，全降，官爵可保，況誅罰乎？春秋合談圖曰：戰龍門之下，涉血相割，如淳漢書注曰：殺血滂沱為喋血，涉與喋同。丁牒切。尚書曰：孝孚惟孝友。

乎？兄弟。魏志曰：建安二年，公到宛，張繡率眾降，封列侯。漢書曰：蒯通說范陽令曰：慈父孝子，所不敢事。刃公之腹者，畏秦法也。李音曰：東方之，況將軍無昔人之罪，而勲重於人，以物捕地中，皆為割也。

當世夫迷塗知反，往哲是與。濟曰：無昔人之罪，謂朱繡張繡殺兄子之罪，哲智也。善曰：楚辭曰：迴朕車而不復，先典攸高。良曰：謂迷者不復路，及迷塗之未遠，不遠而復，先典攸高。良曰：謂迷者不遠而復，先典攸高。

復路及迷塗之未遠，不遠而復，先典攸高。良曰：謂迷者不遠而復，先典攸高。良曰：謂迷者不遠而復，先典攸高。

迷也。易曰：不遠復。無咎悔，攸所也。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翰曰：謂法網舟之魚也。言輕法而重恩也。善曰：范曄後漢書：明帝詔曰：先帝下恩親親之恩，枉屈大法，鹽鐵論曰：明王茂其德教，而緩其刑罰。將軍松柏不翦，親戚安居。說曰：松柏不翦，網漏吞舟之魚。善曰：仲長子昂言：高臺未傾，愛妾尚在。向曰：代墳墓也。善曰：松柏梧桐，以識其墳。高臺未傾，愛妾尚在。向曰：曰：古之葬，松柏梧桐，以識其墳。高臺未傾，愛妾尚在。向曰：也。言宅宇幸妾皆未追沒也。善曰：桓子新論：雍門周說孟嘗君曰：千秋萬歲後，高臺既已傾，曲池又已平，悠悠爾心，亦何可言。良曰：悠悠憂傷之兒。善曰：今功臣名將，鴈行有序，佩紫懷黃，贊善本作。帷幄之謀，乘輅建節，奉疆場之任。良曰：鴈飛成行，列有尊卑之序，故以比焉。金印紫也。疆場邊陲也。善曰：應劭漢官儀：典職揚喬，劔羊柔曰：柔知丞郎，鴈行威儀有序。魏書荀攸勸進曰：諸將佩紫懷金，蓋以數百史記曰：蔡澤曰：懷金之印，結紫綬於腰，東觀漢記：詔鄧禹曰：將軍深執忠孝，與朕謀謨，惟惟如傳漢書

也。疆場邊陲也。善曰：應劭漢官儀：典職揚喬，劔羊柔曰：柔知丞郎，鴈行威儀有序。魏書荀攸勸進曰：諸將佩紫懷金，蓋以數百史記曰：蔡澤曰：懷金之印，結紫綬於腰，東觀漢記：詔鄧禹曰：將軍深執忠孝，與朕謀謨，惟惟如傳漢書

也。疆場邊陲也。善曰：應劭漢官儀：典職揚喬，劔羊柔曰：柔知丞郎，鴈行威儀有序。魏書荀攸勸進曰：諸將佩紫懷金，蓋以數百史記曰：蔡澤曰：懷金之印，結紫綬於腰，東觀漢記：詔鄧禹曰：將軍深執忠孝，與朕謀謨，惟惟如傳漢書

也。疆場邊陲也。善曰：應劭漢官儀：典職揚喬，劔羊柔曰：柔知丞郎，鴈行威儀有序。魏書荀攸勸進曰：諸將佩紫懷金，蓋以數百史記曰：蔡澤曰：懷金之印，結紫綬於腰，東觀漢記：詔鄧禹曰：將軍深執忠孝，與朕謀謨，惟惟如傳漢書

也。疆場邊陲也。善曰：應劭漢官儀：典職揚喬，劔羊柔曰：柔知丞郎，鴈行威儀有序。魏書荀攸勸進曰：諸將佩紫懷金，蓋以數百史記曰：蔡澤曰：懷金之印，結紫綬於腰，東觀漢記：詔鄧禹曰：將軍深執忠孝，與朕謀謨，惟惟如傳漢書

也。疆場邊陲也。善曰：應劭漢官儀：典職揚喬，劔羊柔曰：柔知丞郎，鴈行威儀有序。魏書荀攸勸進曰：諸將佩紫懷金，蓋以數百史記曰：蔡澤曰：懷金之印，結紫綬於腰，東觀漢記：詔鄧禹曰：將軍深執忠孝，與朕謀謨，惟惟如傳漢書

也。疆場邊陲也。善曰：應劭漢官儀：典職揚喬，劔羊柔曰：柔知丞郎，鴈行威儀有序。魏書荀攸勸進曰：諸將佩紫懷金，蓋以數百史記曰：蔡澤曰：懷金之印，結紫綬於腰，東觀漢記：詔鄧禹曰：將軍深執忠孝，與朕謀謨，惟惟如傳漢書

也。疆場邊陲也。善曰：應劭漢官儀：典職揚喬，劔羊柔曰：柔知丞郎，鴈行威儀有序。魏書荀攸勸進曰：諸將佩紫懷金，蓋以數百史記曰：蔡澤曰：懷金之印，結紫綬於腰，東觀漢記：詔鄧禹曰：將軍深執忠孝，與朕謀謨，惟惟如傳漢書

也。疆場邊陲也。善曰：應劭漢官儀：典職揚喬，劔羊柔曰：柔知丞郎，鴈行威儀有序。魏書荀攸勸進曰：諸將佩紫懷金，蓋以數百史記曰：蔡澤曰：懷金之印，結紫綬於腰，東觀漢記：詔鄧禹曰：將軍深執忠孝，與朕謀謨，惟惟如傳漢書

也。疆場邊陲也。善曰：應劭漢官儀：典職揚喬，劔羊柔曰：柔知丞郎，鴈行威儀有序。魏書荀攸勸進曰：諸將佩紫懷金，蓋以數百史記曰：蔡澤曰：懷金之印，結紫綬於腰，東觀漢記：詔鄧禹曰：將軍深執忠孝，與朕謀謨，惟惟如傳漢書

也。疆場邊陲也。善曰：應劭漢官儀：典職揚喬，劔羊柔曰：柔知丞郎，鴈行威儀有序。魏書荀攸勸進曰：諸將佩紫懷金，蓋以數百史記曰：蔡澤曰：懷金之印，結紫綬於腰，東觀漢記：詔鄧禹曰：將軍深執忠孝，與朕謀謨，惟惟如傳漢書

也。疆場邊陲也。善曰：應劭漢官儀：典職揚喬，劔羊柔曰：柔知丞郎，鴈行威儀有序。魏書荀攸勸進曰：諸將佩紫懷金，蓋以數百史記曰：蔡澤曰：懷金之印，結紫綬於腰，東觀漢記：詔鄧禹曰：將軍深執忠孝，與朕謀謨，惟惟如傳漢書

也。疆場邊陲也。善曰：應劭漢官儀：典職揚喬，劔羊柔曰：柔知丞郎，鴈行威儀有序。魏書荀攸勸進曰：諸將佩紫懷金，蓋以數百史記曰：蔡澤曰：懷金之印，結紫綬於腰，東觀漢記：詔鄧禹曰：將軍深執忠孝，與朕謀謨，惟惟如傳漢書

也。疆場邊陲也。善曰：應劭漢官儀：典職揚喬，劔羊柔曰：柔知丞郎，鴈行威儀有序。魏書荀攸勸進曰：諸將佩紫懷金，蓋以數百史記曰：蔡澤曰：懷金之印，結紫綬於腰，東觀漢記：詔鄧禹曰：將軍深執忠孝，與朕謀謨，惟惟如傳漢書

幄策

屠

注曰二馬為韉傳漢書曰終軍為諸者使行郡國建節東
 出關左氏傳曰齊人來侵魯疆吏來告公曰疆場之事
 慎守並刑馬作誓傳之子孫馬之血飲之以為誓使大山
 如礪永傳國於子孫也善曰漢書曰漢王即皇帝將軍
 之血論功而封之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
 獨觀典顏借命驅馳既喪之長寧不衰哉也謂假借少時
 之命而為夷狄驅馳也哀哉傷痛之聲善曰毛詩曰夫以慕
 詩曰有觀而目司馬遷書曰醜喪之君長咸震懼夫以慕
 容超之疆強字本作身送東市姚泓之盛面縛西都向日慕
 河比高祖伐之執超斬於建康市鎮西將軍與姚泓戰大
 破之姚泓將妻子請降也善曰沈約宋書曰慕容超大
 掠淮北宋公表請北伐遂見廣固超踰城走高胥獲之送
 京師斬于建康市又曰公以舟師進討至洛陽王鎮惡剋
 長安生禽姚泓執送泓斬于建康市左氏傳曰故知霜露
 楚子圍許許信公見楚子於武城面縛衡壁故知霜露
 所均不育異類也善本無也字濟曰均平也謂洛土中
 也異類匈奴也善曰禮記曰天之所覆

收 行

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
 李陵與蘇武書曰但見異類
 姓也言成王光武皆都洛陽故云舊邦也種類也善曰
 漢書曰匈奴凡二十四長呼衍氏蘭氏後有須卜氏此三
 種也其貴北虜潛盜中原多歷年所惡積禍盈理至焦爛日
 北虜謂北跋珪僭稱王也中原中國也積多盈滿也言惡
 既滿理當滅亡也善曰魏收後魏書太祖道武諱珪改
 稱魏王都平城孝文皇帝諱宏自平城遷都洛陽東觀漢
 記曰北虜遣使和親尚書周公曰故殷陟配天多歷年所
 周易曰惡不積不足以滅身故況偽孽昏狡自相夷戮日
 惡積而不可掩焦爛見下文
 蕭衍廢其魏主寶融自立稱曰梁為宣武偽孽蓋指宣武
 也狡亂自相夷戮謂廢寶融也善曰魏收後魏書曰世
 宗宣武帝諱恪景明三年蕭衍廢其主寶融自僭立稱梁
 宜武即位凡一十六年然梁武之初當宣武之日偽孽蓋
 指宣武也虞頌晉書西陽王承
 上書曰朱旗南指自相夷戮
 部落攜離禽豪猜貳方當
 繫頸蠻邸懸首藁街良曰部落謂種類也攜亦離也禽豪
 魁帥也猜忌也貳謂貳心也繫頸謂

以繩繫項也。蠻邸葉街，皆置蠻夷之館也。善曰：晉中興書曰：胡俗以部落為種類，屠各取豪貴，文穎漢書注曰：羌胡名，大師為酋國，語伯陽父曰：國之將亡，百姓攜貳，韋昭曰：攜，離也。貳，二心也。漢書曰：師公至霸上，秦王子嬰係頸以組，又陳湯上疏曰：斬郅支首，及而將軍燕游於沸鼎之中，鸞巢於飛幕之上，不亦感乎。濟曰：魚游沸鼎，鸞巢飛幕，而將軍居之，亦同。魚鸞之危，飛幕軍幕也。善曰：表由松後漢書朱穆上疏曰：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用之不時，必也。焦爛。左氏傳曰：吳季札曰：暮春三月，江南草長，夫之在此也。猶鸞巢於幕之上。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群鸞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生平於疇日，撫絃登陣，豈不愴恨。良曰：北至寒，故以江南物色舊鄉之美，感絃弓也。陣，城上女牆也。愴，恨也。善曰：表宏漢獻帝春秋，臧洪報表，紹書曰：每登城勒兵，望主人之旗鼓，感故交之綢繆，撫絃擗矢，不覺涕流之覆面也。左氏傳曰：所以晉邊吏譚鄭曰：今執事擗然投兵登陣，陣婢移切。

廉公之恩趙將，吳子之位西河，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

翰曰：廉頗為趙將，攻魏之繁陽，攻之後，襄王使樂乘代之，頗怒，攻樂乘，走之，而奔魏之大梁，後趙數困秦兵，趙王思得廉頗，頗亦思為趙用也。吳起事魏守西河，後以魏君聽說，乃奔楚，觀望西河，而位左右曰：君戀西河乎？起曰：不戀，終不忍見秦之取西河，是以位其後。西河果入秦，思趙用位西河，皆人情也。無情，謂不思舊國。善曰：史記曰：廉頗為趙將，伐齊大破之，拜為上卿，趙孝成王卒，悼喪王立，廉頗遂奔魏之大梁，久之，魏王不能信用，而趙亦數困於秦兵，趙王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用於趙王，以為老羞不召，呂氏春秋曰：吳起治西河，王錯譖之，魏武侯武侯使人召吳起，至岸門，止車而立，望西河，泣數下，其僕曰：竊觀公之子弗識也，君誠知我，而使我畢能，秦必亡西河，今君聽讒人之議，不知我西河之為秦不久矣，起入荆，西河果入秦，司馬遷與任安書曰：夫人情莫不念父，想早勵良規，自求多福。銑曰：勵，勉也。良，善也。規，圖也。善曰：魏志明帝報王朗詔曰：欽納至言，思聞良規。

楷

衣 貢

角

延

辭

多福已當今皇帝盛明天下安樂向曰皇帝謂梁武帝也

也善曰皇帝梁武帝也解朝曰遭盛明白環西獻楷矢東

來濟曰舜時西王母獻白環周時蕭慎履貢楷天也善

氏真楷矢石磬夜郎願善本池解辯請職朝鮮昌海蹶

角受化良曰夜郎願池皆南夷國名解辯謂解其辨髮以

拜唐蒙郎中遂見夜郎王多目又曰始楚武威王時使將

軍在結將兵略巴黔中竊至滇池欲歸報會秦奪楚黔中

秋道塞不通以其衆王滇池又朝鮮王備燕人孝惠高后

時滿焉外臣又曰西域有昌蒲海一名鹽澤去玉門陽關

三百餘里孟子曰武王之伐殷也百姓若崩厥角趙岐曰

厥角呼頭以額唯北狄野心掘強沙塞之間欲延歲月之

命耳翰曰北狄謂魏也野心謂如野獸之心掘強猶強梁

也延引也歲月言不久也善曰左氏傳令尹子文

曰諺云狼子野心漢書伍被說淮南王曰東保會稽南通

勁越屈強江淮之間可以延歲月之壽耳范曄後漢書匈

奴論曰世祖用事諸中軍臨川殿下明德茂親愨茲戎重

夏未進沙塞之事

統曰臨川王高祖弟也時為中軍將北討魏廢下者不斥

言王也若今言皇太子殿下然也茂親謂帝弟也愨統也

戎兵也善曰何之元梁典曰高祖即位以宏為臨川郡王

天監三年以宏為中軍將軍劉璠梁典曰天監四年詔臨

川王宏北討于寶晉紀河間王顯表曰成都王顯明德茂

親功高勲重晉中興書相溫檄曰幕府不才忝荷戎重

方善本無弔民洛納伐罪秦中向曰弔慰也洛北曰納秦

始征自葑誅其君弔其民尚書曰東至于洛納又曰若遂

奉詞伐罪漢書田肯曰陛下既得韓信又治秦中

不改方思僕言聊布往懷君其詳之立暹頓首濟曰僕暹

君因此書不改後必因偏方思我言也聊且也往懷謂此

書也詳審也善曰顏延之和謝靈運詩曰聊用布所懷

重若劉秣陵詔書一首善曰劉璠梁典曰劉

詔字明債為秣陵令

劉孝標

良曰劉峻自序云峻字孝標平原人

遷京師詔令掌石渠後乞骸骨隱東陽金華山初孝標以仕不得志作辨命論

令劉詔作書難之言不由命由人行之書

於詔家得書以示孝標孝標乃作此書

劉侯既重有斯難值余有天倫之感竟未之致也

命之書也余標自謂也天倫之感謂兄弟死也致至也謂

詔難書竟未至孝標處也善曰孝標集有詔難辨命論

休曰兄先弟後天之倫次何尋而此君長逝化為異物緒

言餘論蓋善本而莫傳莫無也言詔之遺言餘論皆蓋藏

而不傳於我也善曰魏文帝與吳質書曰元瑜長逝化為

願聞先生之餘論或有自其家得而示余者余悲其音微未沫

而其人已亡日向微美沫滅也其人謂詔也善曰楚辭

其人已亡以此思哀則哀將焉不至青簡尚新而善本有宿草

將列行到也朋友之墓有宿草則不哭也善曰風俗通曰

劉向別錄殺青者直洸然不知涕之無從也流兒善曰

禮記門人曰防墓崩孔子洸然流涕又曰孔子之衛遇舊

也雖隙駟不留尺波電謝速也波水波與電光皆不久停

言人命如之善曰墨子曰人之生乎地上無幾何也譬

尺波豈而秋菊春蘭英華靡絕英妙之華亦無絕也善

曰楚辭曰春蘭兮秋故存其梗槩更酬其旨向曰梗槩粗

意也善曰東京若使墨翟之言無爽宣室之談有徵日

墨子曰周宣王無罪殺杜伯後宣王出田杜伯持弓射宜
 王中心折去而死漢文帝坐宣室問賈誼鬼神之本賈誼
 具言所由也奕羌徵驗也言二人說鬼神事有實則我可
 答書也善曰墨子曰昔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辜杜
 伯曰吾君殺我而不辜若以死者為無知則止矣若死而
 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期三年周宣王合諸侯而
 用於圃車數百乘從數千人滿野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車
 朱衣冠執朱弓挾朱矢追宣王射之車上中心折脊殪車
 中伏斃而死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漢書
 曰文帝受釐宣室因感鬼神事問鬼神之本賈誼具道所
 以然然莫東平之樹望咸陽而西靡蓋合山之泉聞絃歌而
 赴節良曰宜帝子封東平相思長安及死東平冢上樹蓋
 皆向西而靡蓋山有箭姑泉者昔有符氏之女伐薪
 於此忽坐地牽挽不動其伴還歸告其家比來唯見備
 泉母曰吾女性好音樂乃作絃歌於泉上忽有朱鯉一雙
 躍出而赴節善曰東平猶事出聖賢冢墓記但懸劍空
 蓋山泉事出宜城誌文賦曰舞者赴節以投袂但懸劍空
 隴有恨如何徐君不言而色欲之季子知之世還當與及

迴徐君已死乃脫劍置墓樹而去言今所答亦猶懸劍於墓樹而已舊曰曰劍歸臣

移書讓太常博士一首并序

劉子駿

銚曰漢書云劉歆字子駿少通詩書能屬文成帝時歆與父俱領校書

講六藝傳記後王莽篡位為京兆尹移易也謂以我情移易彼意讓責也太常則周之宗伯也博廣大也謂識用廣大謂之博士善曰漢書曰劉歆字子駿向少子也少通詩書能屬文為黃門侍郎至中壘校尉王莽篡位為京兆尹卒

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

學官向曰歆為光祿大夫故云親近建立也逸失也謂下

已來皆不置博士歆欲立此四經列學官而習之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

議諸儒博士或不肯置對濟曰言諸博士不肯與歆論議

肯立左氏而又不肯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曰
與歆論議相對也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

良曰言堯舜禪讓道衰至夏殷周更代起也累重襲因著明也道謂帝王之道也周室既微而禮

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故國家之道所以不全也

故孔子憂道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

得其所說曰歷經也應受聘問也衛魯二國名雅正也美也序書謂作尚書五十八篇序而兼備春秋善曰論語

得其所說曰歷經也應受聘問也衛魯二國名雅正也美也序書謂作尚書五十八篇序而兼備春秋善曰論語

而大義非濟曰夫子孔子也沒死也微言要妙之言也七

子夏之義也善曰論語子曰重遭戰國并遺豆之禮理

軍旅之陣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良曰遭過也戰國

孔子之道詩書禮樂也抑止也孫子吳起並著兵法術法

與起也善曰論語曰衛靈公問陣於孔子孔子對曰祖

吳起三十二篇又曰陵夷至于暴秦焚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

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此遂滅翰曰謂禮教類毀也秦暴

挾藏也秦法有藏書不燒及以古非今者皆族之賢聖之

道由是滅亡善曰漢書武帝制曰大道微缺陵夷至于

漢興去聖帝明王

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

定禮儀亦因也。聖帝謂堯舜出，明王謂三王也。還亦遠也。襲

儀也。善曰：漢書叔孫通曰：臣願天下唯有一易卜，未有他

書，至於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向曰：秦燒詩書，惟以易

挾書律挾藏律法也。善曰：漢書曰：秦燔書而易為然公

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胄武夫，莫以為意。濟曰：周勃封絳

兵器也。言漢初公卿皆武夫軍旅之士，莫有措意於經術

也。善曰：楚漢春秋曰：漢已定天下，論羣臣破敵禽將，活

死不衰，絳灌樊噲是也。功成名立，臣為瓜牙，世世相屬，百

世無邪，絳侯周勃是也。然絳灌自一人，非絳侯與灌嬰。

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錯從伏生受尚書。良曰：堂故官

士也。秦伏生於壁中藏得尚書二十篇，至漢初教於齊魯

之間。文帝使晁錯往受之。善曰：史記曰：伏生者魯南人

也。故為秦博士，孝文聞伏生脩尚書，年九十餘，老不能行，詔太常掌故晁錯往受之。

尚書初出於屋

壁，朽折散絕。翰曰：古書以竹簡寫，用繩連之，故去朽折散

得之。漢亡失求。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大

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

在朝之儒，唯賈生而已。銑曰：萌芽謂初始也。衆書謂禮公

也。在朝之儒，生有賈誼，作左傳訓詁也。至孝武皇帝，然後鄒

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出於建元之間。向曰：鄒魯

名，鄒人慶忌受詩於淳丘伯，梁人戴德受禮於石養，賈誼

為訓詁，授於趙人賈公，先師諸前進者，建元武帝年號也。

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濟曰：雅頌皆詩也。雅以正事

壁中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故詔書曰、禮壞樂崩、書缺簡

脫、朕甚閔焉。禮稽命徵曰、文王見禮廢樂崩、道孤而無主也。

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以遠矣。誦曰、全經謂

足也、離此日遠也。善曰、服虔漢書注曰、漢與秦相去七八十年、韋昭曰、全經未焚書之時也。及魯恭王

壞孔子宅、欲以為宮、善本有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

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

之難、未及施行。向曰、魯恭王景帝子也、孔安國孔子後孫

事朝廷倉卒不及施行、天漢武帝年號、善曰、漢書曰、武帝未、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論語

孝經、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官、及春秋

左氏丘明所脩、良曰、左丘明名也、善曰、漢書曰、仲丘氏丘明所脩、尼以魯周公之國、史官有法、故有左丘明

觀其史記、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秘府、伏而未

發、孝成皇帝善本無帝愍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秘藏

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善本無

或問、善本編、濟曰、通卷、伏裁也、稍懈也、言懈欹落、頗離其

逸禮也、問差也、編比次也。善曰、漢書曰、劉向以古文傳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一簡、召誥脫二簡。博

問人間、則有善本、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

與此同、抑而未施。翰曰、桓公貫公庸生、皆先進大儒也、考

於世、善曰、七略曰、禮家先魯有柏生、說經頗異、論語家近瑯邪、王卿不審名、及膠東庸生、皆以教、然則庸生亦未

詳其此、乃有識者之所歎、慙士君子之所嗟、痛善本有也

歎慙、嗟痛、皆惜、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

其不施行也。

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疲善本作罷字老且不能究其一

藝向曰綴緝也陋隱也言緝學之士不思闕失但就隱少之中分折碎辭使學者不成其才藝信口說

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徃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濟曰口說末師

即鄒魯梁隨也傳記在古文若也大事謂封禪等事也若立辟廱封禪巡狩之儀則

幽冥而莫知其原良曰辟廱講藝之所也封禪封太山禪謂禪梁甫也巡狩謂勞費諸侯也冥指

原本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亡從善服義之

公心翰曰殘缺非古文者挾謂帶私情也忍立左氏破其先師文義也亡無也服用也言無從善用義之正心

也或懷疾妬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說曰疾妬謂不欲立左氏

也雷同謂雷之發聲同時而應是非相同不別善惡也善曰禮記曰無雷同抑此三學以尚書

為不備謂左氏不傳春秋豈不哀哉向曰抑止也三學謂劉歆歆立者當時學

者尚書唯有三十篇以為備矣不知有百篇謂左氏傳別行不傳春秋如此豈不哀哉言可哀也善曰臣瓚漢書

注曰當時學者謂尚書唯有二十八篇不知本有百篇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

亦愍此文教錯亂學士若茲雖深照其情猶依違謙讓樂

與士君子同之濟曰上謂哀帝也統紹揚明也文教謂經

依違謂不是非也言帝深知其妬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

否善本作不字遣近臣奉旨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

比意同力真得廢遺今則不然良曰言下詔令試左氏可立不可立臣歆目謂也微

弱謂諸經有關失者二三君子謂諸博士言同心深閉固

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欲以杜塞餘道絕微學夫

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衆庶之所為耳非所望士君子

於五臣無於字

也。翰曰：猥頌也。不誦絕之謂諸博士皆云不經習誦，以杜塞論說也。樂成謂事成則樂而從之，慮謀也。言如此者

乃凡人耳，非君子所當然也。善曰：太公金匱曰：夫人可以樂成，難以慮始。且此數家之事，皆

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試。善本作其，善本有古文舊書皆

有微驗，內外相應，豈苟而已哉。銑曰：數家之事，謂歌發所

言古文與時所行者，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

乎。向曰：愈猶勝也。言禮失其原，尚求之於鄙野之人，今取

而求諸野，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

歐陽生字伯和，受向書於伏生，施讎孟喜言此二人善於

春秋公羊易等也。善曰：漢書曰：樂陵侯史高言，穀梁子

本魯學，公羊氏西齊學，又曰：施讎字長卿，沛人也。從田

王孫受易，又曰：孟喜字長卿，東海人也。從田王孫受易，然

孝宣善本作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

書。良曰：穀梁子，名赤，梁丘賀字長翁，夏侯勝之先，始發張

也。善曰：漢書曰：梁丘字長翁，琅邪人也。從某房受易，又

曰：夏侯勝從濟南伏生受尚書，勝傳從兄子建，建又事歐

陽高，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

之，寧與善本無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

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向曰：言諸家雖義理相

也。墜，落也。言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於人也。志，記也。謂使

賢愚各盡其分。善曰：論語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

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

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己守殘，黨同門，妬道真，違明詔，失聖

意，以陷於文史之議，甚為二三君子不取也。說曰：包，含也。守殘，謂諸生

守殘，毀之業，黨，助也。同門，曰朋。道真，謂古文也。墜，

也。言建，謂書，當使刀筆之吏議其罪，不取，謂不可也。

北山移文一首

孔德璋 向曰蕭子顯齊書云孔稚珪字德璋會稽人也少涉學有美譽仕至太子詹事

鐘山在都北其先周彦倫隱於此山後應詔出為海鹽縣令欲却過此山孔生乃假山靈

之意移之使不許得至故云北山移文善曰孔稚珪舉秀才解褐宋安成王車騎法曹

行參軍稍遷至太子詹事卒

鐘山之英草堂之靈 濟曰蔣子文自謂青骨死當為神後吳王為立祠於鐘山下因改山為蔣

山也昔蜀有法師居於草堂寺及東歸至此既被林泉之美乃於此山南作草堂以擬焉英靈二神也善曰梁簡

文帝草堂傳曰汝南周顒昔經在蜀以蜀草堂寺林壑可懷及於鍾嶺雷次宗學館立寺因名草堂亦號山茨馳

煙驛路勒移山庭夫以耿介拔俗之標蕭灑出塵之想良驛傳也謂山之英靈驅馳標靈刻移又於山庭也耿介謂

執節之士也拔出也蕭灑脫落也善曰楚詞曰獨耿介

而不隨 孫盛晉陽春秋曰呂安志量開廣有拔俗度白雲風氣莊子曰孔子彷彿聖壑垢之外道遙無為之業

善本作以方潔干青霄 善本作而直上吾方知之矣 翰曰善字

之志清高也潔情干觸也方知之言有如此也善曰孟若子曰白雲之白也猶白玉之白也子虛賦曰上干青雲

其亭亭物表皎皎霞外芥千金而不盼徒萬乘其如脫 銑

亭亭高聳兒表外也物表表露外言志高遠也芥草也千金萬乘俗皆貴之此高潔之人視之如草芥脫徒而已言輕

也 善曰爾雅曰芥草也史記曰秦軍引去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

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而不取也即有取者足商賈之事而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淮南子曰堯年喪志

閱舉天下而傳之舜滿於行而脫徒也許慎聞鳳吹於洛曰言其易也劉熙孟子注曰徒草獲可獲

浦值薪歌於延瀨固亦有焉 向曰周靈王太子晉吹笙作

生游於延瀨見一人採薪謂之曰子以然此乎採薪人曰吾聞聖人無懷以道德為心何怪乎而為哀也遂為歌二

是 盼

章而去言有善本作豈有善本終始參差蒼黃翻覆淚翟子之

悲慟朱公之哭濟曰參差不一也翻覆不定也翟墨翟朱

黑揚朱見岐路而哭之曰可以南可以北言用子其一定

之志故宗此二人悲哭以譏之善曰終始參差岐路也

蒼黃翻覆素絲也高下迴跡以心染或先貞而後黷何其

謬哉良曰下斃也言用顯雙迴跡向山中而心猶染於

呼尚生不存仲氏既往山阿寂寥千載誰賞謂曰鳴呼歎

平男女嫁娶訖便隱而不出仲長統嘗歎曰若得青山臨

水游覽平原此即足矣何為區區於帝王之門哉言此二

人無使山阿空虛千載已來無人賞樂善曰尚生子平

也己見上文范曄後漢書曰仲長統字公理山陽人也性

傲讎默語無常每州世有周子儂俗之士既文既博亦玄

亦史然而學遜東魯習隱南郭魏曰周子謂彥倫也儂俗

俗中之儂士也博大通也

玄謂莊老之道也史謂文多質少也東魯謂顏闔也南郭

子恭也言顯無本性但習學此二人之隱道也善曰蕭

子顯齊書曰周顯字彥倫汝南人也釋褐海陵國侍郎元

徽中出為剡令建元中為長沙王後軍參軍山陰令稍遷

國子博士卒於官莊子曰魯君聞顏闔得道人也使人以

幣先焉顏闔守陋閭使者至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

此闔之家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謬而遣使者果不若

審之使者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又曰南郭子恭隱

視而坐仰天喑然似喪其偶郭象曰竊吹草堂濫巾北岳

嚙焉解體若失其配匹也嚙土合切

向曰竊盜也濫僭也南郭處士盜居吹竿之位巾隱者之

服也北岳即北山也言顯盜居草堂僭服幅巾有如南郭

濫吹竿也善曰偶吹即齊竿也偶匹對之名巾隱者之

隱者之飾東觀漢記曰江革專心養母幅巾徒屨誘我松

挂欺我雲壑雖假容於江臯乃纓情於好爵濟曰誘謂引

楚辭曰將馳騫兮江臯周易曰我有好爵吾與爾縻之其

始至也將欲排巢父拉許由傲百氏蔑王侯風情張去日

霜氣橫秋或歌

善本作

幽人長往或怨王孫不游

良曰排

父許由隱者之最也百氏謂百家諸子也王侯得之貴也

拙折也傲蔑皆輕也張大也橫蓋也幽人王孫隱者之稱

慕其長往故歌之疾其不游故怨之言顯初至如此善

曰周易曰幽人貞吉西征賦曰候山俯之逸士卓長往而

不反楚辭曰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

談空空於釋部覈華玄玄於道流

翰曰空空以空明空也釋部謂佛經也覈考也玄玄謂玄之又玄也道流謂老子也善曰蕭子顯齊書曰顯沈步

百家長於佛理著三宗論兼善老易釋部內典也漢書曰

道家流者出於史官晉詔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也

務光何足比滄子不能儔

善曰務光滄子皆古之隱者比

尤者夏時人也耳長七寸好琴服蒲菹根履湯伐桀因光

而謀光曰非吾事也湯得天下已而讓光光遂負石沉竅

水而自匿列仙傳曰滄子者齊

人也好射木隱於宕山能風

及其鳴騶入谷鶴書赴隴

向曰騶使乘也鶴書謂鶴頭書古者用之以招隱士也隴

山陵也善曰如淳漢書注曰騶馬以給騶使乘之藏榮

緝晉書曰騶六人蕭子良古今篆隸文體曰鶴頭書與假

波書俱招板所用在漢則謂之尺一簡勢髣髴鶴頭故有其

緝形馳魄散志變神動爾乃眉軒席次袂聳筵上焚芟

義其製而裂荷衣抗塵容而走俗狀

濟曰言辟書既至則神魄

也次側也欲衣袖也袂聳謂將臂也芟製荷衣隱者之服

言皆焚裂之舉擣塵俗之容狀抗舉走騶也善曰楚辭

曰製芟荷以為衣集芙蓉

而為裳王逸曰製裁也風雲悽其帶憤石泉咽而下愴

望林鬱而有失顧草木而如喪至其紐金章縮墨綬

憤咽皆怨怒兒言此等雖無情見山人去亦如有喪失而

怨怒也良曰紐繫縮貫也金章銅印也銅章墨綬縣令

之章飾也善曰漢書曰萬戶以上為令秩千

石至六百石又曰秩六百石以上皆銅印墨綬

跨鑄城之

雄冠百里之首張英風於海甸馳妙譽於浙右

善曰蔡邕

城為屬城言越衆城而為縣宰之稱首也英風妙譽皆美

浙

秦

敬 敬

年

陳留太守行縣頌曰府君勸耕桑于蜀縣漢書曰縣大率百里阮籍詠懷詩曰英風截雲霓字書曰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為道帙長擯善本作法筵久埋敵扑普諠囂犯其慮

牒訥恹孔惚惚裝其懷向日帙書衣也擯弃也敵扑謂打

隔兒言道書講席久從弃埋而聽訟通於懷抱也善曰過日執敵扑以鞭答天下楚辭曰悲余生之無散兮愁

恹恹於山陸王逸琴歌既斷酒賦無續常綢繆於結課每

日恹恹困苦也

紛綸於折獄濟曰琴歌酒賦皆遊人之務言今折絕無續

折獄謂審刑書也善曰董仲舒集七言琴歌二首西京雜記鄒陽酒賦廣雅曰課第也然今考第為課也尚書王

明哀敬折獄龍張趙於往圖架卓魯於前錄音錄張敬趙廣俱

為京兆尹有名望魯恭卓茂咸善為令言將崇樹風飲以龍架之善曰漢書曰張敬字子高猶遷至山陽太守又

曰趙廣漢字子都涿郡人也為陽翟令以化行宏異遷京輔都尉范曄後漢書曰卓茂字子康南陽人也遷密令視

人如子吏人親愛而不忍欺又曰魯恭字仲康扶風人如子吏人親愛而不忍欺又曰魯恭字仲康扶風

輔豪馳聲九州牧翰曰渭城以西為右扶風長安以東為

善曰漢書曰內史武帝更名京兆尹左內史更名左馮翊

主爵中尉更名右扶風是為三輔左氏傳王孫備曰使我

夏之方有德也真金九牧杜預曰九州之牧真金也使我

高霞孤映明月獨舉說曰我謂鐘山神所稱也言霞月徒

賦曰陵高青松落落白雲誰侶潤戶善本作摧絕無與歸

石逕荒涼徒延佇向日摧絕破壞也荒涼蕪穢也言山人

歸徒為至於還颺入幕寫霧出楹蕙帳空兮夜鶴善本作

怨山人去兮曉猿善本作驚昔聞投簪逸海岸今見解蘭

縛塵纓籀曰騰風也寫吐也楹柱也蕙香草山人葺以為

文選四十三

三十一

訃

疎廣奔官而歸東海也幽人佩蘭故云解蘭縛繫也塵纒
也事也善曰投簪疎廣也東海人故曰海岸也摯虞徵
士胡昭贊曰投簪卷帶於是南岳獻朝北隴騰笑列壑爭
輸聲匿迹蘭蘭佩也

譏擢峯竦韻慨游子之我欺悲無人以赴取良曰南岳謂南山也嘲謂

也隴亦山也騰起竦上韻譏也言皆譏笑此山初容此人
也慨歎也游子謂周顒也欺誑也弔問也言由為周顒所

誑情懷所喪而無人相問也善曰禮記曰凡計於其君之臣曰其死鄭玄曰計或作赴赴至也故其林

慙無盡澗愧不歌秋桂遣風春蘿罷月騁西山之逸議馳

東臯之素謁翰曰誌林澗以申其愧也風月所以滋松桂之美言今無人故遣罷之馳騁宣布也逸議

謂隱逸之議臯澤也素貧素之交謁告也謂布告於人使
知也善曰史記伯夷叔齊詩曰登彼西山兮採其薇矣

阮籍奏記曰將耕東臯之陽維珪集訓張長史詩曰同貧
情風館共素白雲室杜預左氏傳注曰謂告也謂告語於

人亦談議之流今又促裝下邑浪拽上京雖情投於魏闕或假

步於山嵐

說曰促迫也下邑謂山陰也浪拽也拽拽也言
山陰秩備因向京而過山也上京建業也魏闕

朝廷也肩山門也言顯情實在朝廷而假跡於此山門
善曰楚辭曰漁父鼓枻而去王逸曰船舷也浪猶鼓也草

昭漢書注曰拽枻也呂氏春秋曰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
身在江海之上心居魏闕之下高誘曰魏闕象魏也說文

曰肩外開之關也豈可使芳杜厚顏薜荔無恥碧嶺再辱丹崖重

滓塵游躅於蕙路汗浹池於善本作洗耳向曰芳杜薜荔皆香草言豈日

使芳草懷恥愧以相見崖嶺再被滓穢更以俗跡塵點我
蕙草之路汗濁我洗耳之池也善曰皇甫謐高士傳曰

巢父聞許由為堯所讓也宜肩岫幌掩雲關斂輕霧藏鳴

鶴截來較於谷口杜妾嚮於郊端濟曰高門也岫幌山窻也雲關謂以雲為關鍵

斂斂端霧使無聞見也來轅妾嚮謂周顒之車乘於是叢
也谷口郊端山之外也忍其親近故遠杜絕之

條暝瞻疊穎怒魄或飛柯以折輪乍低枝而掃跡請迴俗

藏

連

士駕為君謝逋客

良曰條木枝也穎草穗也言條穗瑱怒
擊折穎之輪掃去其穗也俗士逋客謂
願也謝去也文言草木謂為山靈除去之不許來也善曰
孔安國尚書傳曰逋亡也晉灼漢書注曰以辭相告曰謝

文選卷第四十三

文選卷第四十四

五臣并李善注

檄

司馬長卿喻巴蜀檄

陳孔璋為袁紹檄豫州

檄吳將校部曲

鍾士季檄蜀文

司馬長卿難蜀父老

喻巴蜀檄

善曰漢書曰相如為郎數歲會唐蒙
使略通夜郎楚中徵發巴蜀吏卒千
人郡又多為發轉漕萬餘人用軍興
法誅其渠率巴蜀人大驚恐上聞之

製 複 許 不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